



27 黔標 娄山关

一桥飞架

卢惠龙

花江峡谷大桥。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

世界第一高桥——贵州花江峡谷大桥，横空出世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的震撼之作、得意之作、神来之作，阔步进入世界桥梁建筑史。

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，全长2890米，主跨1420米，为单跨钢桁梁悬索桥，被誉为“横竖都是世界第一”的超级工程。它还是融桥梁观光、运动体验、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综合体，成为“交通+旅游”示范工程，显示了现代化的意味。

桥梁的本义引申指器物上的横梁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：“禹陆行载车，水行载舟，泥行蹈蹻，山行即桥。”王安石《胡笳十八拍》：“几回抛鞍抱鞍桥，往往惊望马蹄下。”

20世纪后半期，老花江大桥是连接安顺和兴义的重要纽带。

那座大桥是1961年竣工的，是一座不宽也不长的石桥，桥下是流经贞丰县最终汇入珠江水系的北盘江中游，这段河流被命名为花江。

花江大桥是贵州省交通厅副总工程师周光明设计的。周工个子矮矮的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文质彬彬的模样，是当年贵州桥梁设计的头面人物，而且是个画家。他家的客厅里，悬挂着一幅花江大桥建好后，他去实地画的水彩写生。

花江大桥立于崇山峻岭，犹如匍匐于地的马儿，联系着此岸与彼岸，联系着过去与未来。它承载着历史的典故。半个世纪的历史烟云层层掩盖，它曾经经历沧桑，一桥两岸的人、无数曾经经过它的人，却记得它曾经的存在。

那是55年前的早春，我和来自贵州几所大学的200多名毕业生，经过近两年的军垦劳动锻炼，由安顺双堡军垦农场和镇宁花山军垦农场，乘坐十几辆解放牌货车，带着行李，分配来兴义。车过黄果树瀑布以后，在关岭县的花江镇稍事休息，直往贞丰县而去。

离开花江镇，解放牌货车就开始下坡，陡然间，我们面对见所未见的威仪棣棣的峡谷。

北盘江的这段界河，在谷地流淌，似乎波澜不惊。

一桥两边，陡峭险恶的地势令人十分惊愕！蛮荒的山峦俨如威武的屏障，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。

我心中涌现出这样的意象：大自然在测试人类的毅力，把世界的拐弯重叠在这里。

汽车在山谷间盘旋，向下，拐弯，再下，路窄，坡陡，弯多，不时还会有车。会车时，总有一辆车先行靠边停下，让另一辆车，缓缓擦边而过。此时，任何说教都不需要，平时再凶悍的驾驶员，此时也非常文明。此时一不小心，跌落下去，就是险恶的万丈深渊。谁敢玩命？我们车上，有位女同学要求放下车后的帆布，怕看。一点也不夸张，犹如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一路下坡，一路刹车，一路喇叭，仿佛每一秒都会发生不测。下到谷底，足足一个多小时。虽然从山上一眼可以望到谷底，曲曲折折的拐弯，硬把路折叠成了15公里。

大家在桥边休息、饮水、压惊。这时候，护送我们的某部一个女排长，竟突然哭起来，有同学劝她，她说，这么险恶的山，我还回得去不？险恶的山势，到了击垮一个人意志的地步。

一位姓唐的兴义籍同学说，两山之间，其实相隔不远，可以互望，还可吆喝。没有花江大桥的时候，全靠人的两腿走，先下，再上。传闻山这边的客人，喊话对面山的主人家。主人家知道了，泡黄豆，推豆腐，豆腐做就，对面的客人还没有爬上山来。

过了花江大桥，就是兴义地区的贞

丰牛场地盘，汽车开始从谷底不断往上曲曲折折地蠕动，也是一个多小时，也是被折叠成15公里山路。因为爬坡速度慢，车比下坡时可控，危险性小了些。

爬完大坡，就是贞丰牛场开坝地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其实，盘旋于花江大峡谷的路，远比晴隆的史迪威公路，远比黔北的凉风垭72拐，险恶许多，险情甚至不是一个量级。

花江大桥，一桥两岸。在峡谷丧命的何止马匹？跌下峡谷的还有货车，拖拉机，夜间出事率更高。

有一次，当时兴义地委最好的一辆华沙牌轿车在下花江坡时出事，幸好驾驶员小曹机敏，临危一刻，他把方向盘往山岩一边打去，虽然人员伤亡严重，却保住性命。若往峡谷一边倒去，就不堪设想了。

我在花江大峡谷看见人的渺小、乏力。人在地球上流浪，地球在天宇流浪。

若干年后，我把花江大峡谷的照片贴在网，留言无数。一个朋友说，这样的路，下乡时曾路过，头伸出去往下看，除了深渊根本看不到车轮下的路，只想完蛋就完蛋，自欺欺人地闭着眼通过。

一个姑娘说，每次坐车过花江大峡谷，手不自觉地抓紧前排椅子靠背，眼睛就闭起，看都不敢看窗外。一个初中同学说，地崩山摧壮士死，天梯石栈相钩连。这张照片让他想起去康定出差，坐在车上，路边不断会有为筑路牺牲的战士工人的英雄墓碑，心情那样沉重。

当年，从兴义到贵阳，这条险路是绕不开的。而且行程两天。

当年的花江大桥是匍匐于地的马儿，而今崭新的花江峡谷大桥，是冲天而起的山鹰，难怪被称为云上飞桥，它把车过峡谷的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分钟，这是惊人的进步。

当年，对普罗大众而言，出行是件不易之事。

55年前的深秋，丹桂飘香时，我的女儿出生了，满月之后，她母亲要带女儿去贵阳见女儿的婆婆、祖祖。上午八点，母女从兴义出发，挤在公交车逼仄的座位上，母亲抱着女儿，还有大包小包的生品必需品，很够呛。车子十点半到兴仁，车不走了，中餐，一点半向花江镇驶去，经过了花江大峡谷的上下折返，四点过，投宿花江镇路边的鸡毛小店，这一夜，她母亲整宿没睡，要给女儿洗尿片，然后，在一个硕大的铁炉边一张一张烤干。第二天八点出发，十点半到安顺，中餐，到贵阳是下午四点半。

这就是当年交通困境给人带来的不便。

黔西南州文化局的驾驶员小李，驾驶各种车型的汽车穿过峡谷，每次看见端庄朴实的花江大桥，就心生敬意。他说这是通向省城唯一的路。他的行车备忘录上，记录他260多次经过花江大桥，从一个黑发青年到一头白发。

我在兴义的18年，近百次循环往复在这条路上，我熟悉360公里路上的情景，哪里路平，哪里坡大，哪里有棵大树，哪里有座烤烟房，犹如我手心的纹路。唯独，每到花江大峡谷，惊悚、恐惧和思索不曾离开过我们。

我有感而发，写下两首诗。《山》：山/固然不为大西南壑断/却又霸占了这边远的地盘/你富有，亲切，而又潇洒/你荒凉，厚重，而又傲慢/僵硬的海浪鸣/凝固的狂澜/有人望山兴叹——说你隔绝了春天的信息/说你中断了亲人的思念/说你切割了无穷的蓝天/说你逼弯了升腾的炊烟/车队只能沿着山脊盘旋/一路鸣号，一路拐弯/有人抚崖赞叹——说你连接了腹地 and 边陲/说你喂养了布衣、苗、汉……/说你是一座神奇的宝库/说你是

一幅绝妙的图案/山啊，如此冷寂/山啊，如此壮观/山既像夜色一样沉寂/千秋冷月，溶解着灵感/山又像春光一样明媚/鸟语花香，孕育着呼唤/有人想让山变成一个妩媚的圆/进进出出，如履平地一样舒坦/有人称赞山就像一柄锋利的剑/进山出山，给人有棱有角的快感/山让人在寂寞中感到孤单/山让人在辗转中感受温暖/……山是太古洪荒的网/山是当今开跋的帆！

《花江，花江》：马帮的铃响/和江边的青草一起变黄/马蹄下的火星/凝固为江岸的一枚枚石子/失蹄的骡马/报出了遥远的血红/——岁月悄悄地/生了铁锈/江风，带着山岩的皱纹/越过苍黄的栅栏/浪花，裹着黑色冥币/滑向无边的思索/峡谷围住蛮荒/仙人掌撑起希望/——日子灼灼地/等待铁蹄……

1988年2月，我调贵阳时，又过花江，花江大桥，花江大峡谷，面貌依旧。花江大桥似乎含有一种沧桑，默默伫立在老地方。

日升月沉，草木枯荣，时间以我无法想象的速度改变着世界。

后来，贵阳到兴义，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。中途，已经架起好几座彩虹般的高桥。我几次去兴义，都没有走原来的路线。其中走得比较多的是贵阳—惠水—长顺—紫云—贞丰—兴仁—兴义，花江大桥、花江大峡谷被回避开了，虽然全程多了21公里，却因路况好，一路高速，原来两天的车程，只要三个半小时了。其实，这不也正是当年花江大桥建设者们追逐的梦想？

由于黔西南部地形地貌多山，类似花江大峡谷的地方不只一处，规模、险情不一罢了，这使黔西南成为现代桥梁比较集中的地区。

而今北盘江上，多座大桥耸立：

2003年，关岭兴义高等级公路上，建成北盘江大桥，成为直接跨越花江的新型大桥。北盘江大桥横跨北盘江峡谷，主塔高度565米，建成时为世界最高桥梁。其垂直高度与壮丽景观结合，形成独特的“云端驾驶”体验，周边环境融合了云雾、群山与江水景观。

马岭河大桥采用提篮式拱桥设计，主拱跨越马岭河峡谷，与周边瀑布、急流形成艺术化桥景融合，兼具交通与景观价值。

金州大桥位于兴义市，2024年建成试通车，桥下为马岭河峡谷，桥身与周边峰林景观协调，曾获2023年全球道路成就类（环境保护类）。峰林特大桥，兴义环城高速公路上的桥梁，造型如璀璨钻石矗立于喀斯特地貌山谷间，与青山、村庄形成“车行画中”的景观……

1996年6月，我出差兴义，临走，去和州委领导道别。领导说：“机会难得，你去看清水河大桥吧，它在南昆铁路上，是世界上大跨度的最高铁路桥，最近就要合龙。”

穿过崇山峻岭，我看见清水河大桥，宛如长虹凌空，高悬在峡谷之上，两端连着崖壁上的隧洞。横生一桥飞架峡谷，天堑变通途之感。清水河大桥最高桥墩100米，最大跨度128米。

这清水河大桥的优势在于凌空“飞架”，这与花江峡谷大桥一致。

啊，时间是个伟大的魔术师，数不清的朝朝暮暮过去，曲线变成直线，高山夷为平地，腐朽化为神奇，功名化为尘土。时间检验一切，又改变一切，孕育一切，又摒弃一切，人类就这样一代代繁衍下来。该谢幕的谢幕，该扬帆的扬帆，这是历史的铁律。

青山不语，涛声依旧，世界第一高的花江峡谷大桥，一桥飞架北盘江，与黔西南其他大桥一起，呈现了一幅宏大的惠民图景，它注定是辉煌的。

云上飞虹

沈惠恒

花流水，流淌着只此青绿，
那桥醉了？卧看这天地辽阔。

奇与妙在山河共舞，
锦绣未央，奇妙未央。

3

苍龙起舞，龙腾。

在广袤无垠的碧海苍穹。

俯瞰九霄，险山重重，

傲视九曲蜿蜒，河水莽莽。

与日月同辉，同风论飒爽，

望比邻的彩练，遥远的弓。

邀千山万谷，同你歌唱。

英雄战歌，随风奏响，

人在云端凌波微步，

车在三山五岳尽情相拥。

贺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

张达伟

凌空出世云霄中，
疑是花江腾蛟龙。
万丈深渊彩虹架，
千仞绝壁坦途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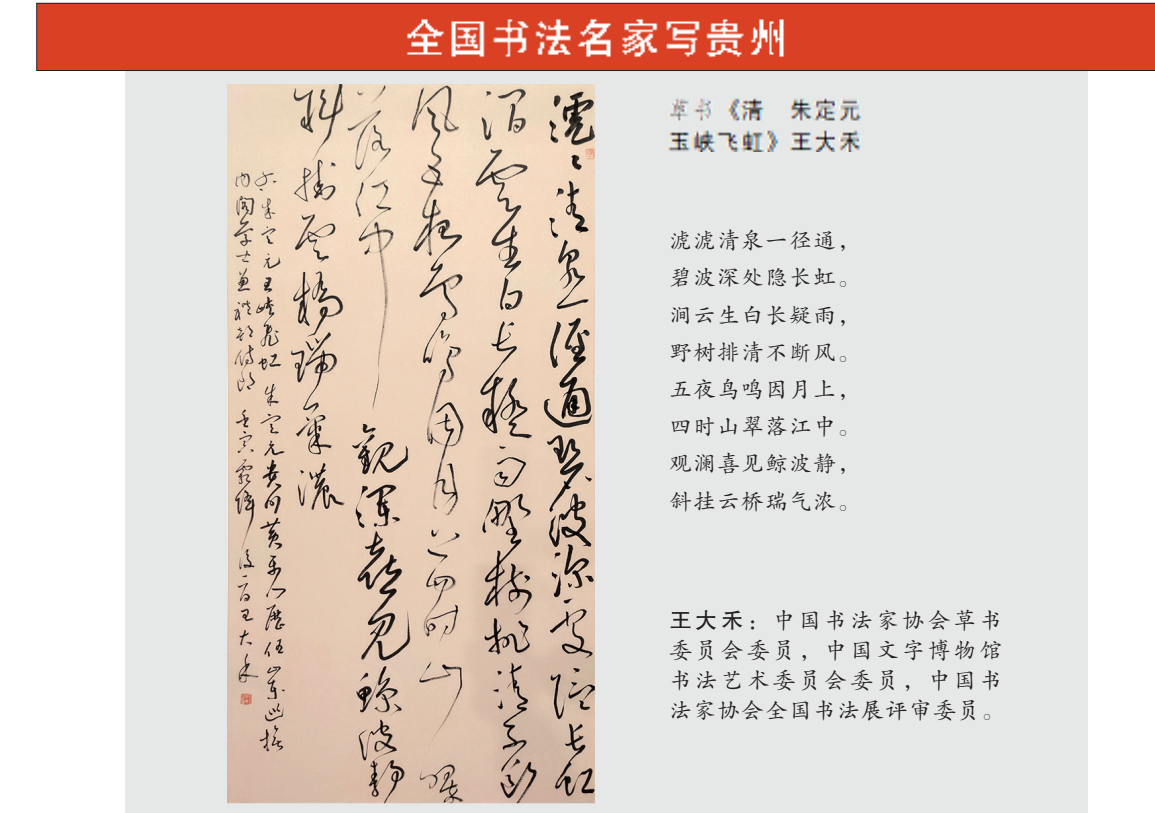
猿猴欲进曾折臂，
岩羊攀爬倒栽葱。
天下壮观为观止，
人间奇迹夺天工。

错落的花江群山，守望彼此万年。
明月，缺了又圆，见证谁的沧海桑田？
乡愁深深，呼唤着谁？却总婆娑泪眼。

火与汗，织就锦绣河山，
一千多个日夜，谁持彩练，山峦相牵。
盛世惊虹——花江峡谷大桥，
桥影如弦，弹奏跨越时空的诗篇。

2

展风向着“地球裂缝”呢喃。
飞瀑热烈拥抱着群山，
白云羞答答，轻靠江岸，



草书《清 朱定元
玉峡飞虹》王大禾

流流清泉一径通，
碧波深处隐长虹。
润云生白长疑雨，
野树排清不断风。
五夜鸟鸣因月上，
四时山翠落江中。
观澜喜见鲸波静，
斜挂云桥瑞气浓。

王大禾：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书法展评审委员。

一个人的中秋简史

龙凤碧

五六岁时，中秋是可以吃到香糯糍粑和大胆偷瓜的代名词。

家乡有童谣，唱道：“八月中秋不打耙，老虎要叫你家妈；八月十五遭偷瓜，不准打来不准骂”，三百六十五天轮回回到八月十五这天，老家那边的大人们默许甚至怂恿着我们趁着月明风高实施偷瓜计划，但勒令不准带回家。第一次和伙伴们去偷瓜时，我们太贪心了，一个个鼓着眼睛在瓜地里揪出最大的，一路连拖带滚好不容易才带到隆老婆婆家。隆老婆婆七十多岁了，因为和儿子媳妇处不好，索性一个人住在低矮破烂的瓦屋里。孤僻古怪的老人特别高兴我们的到来，她那些缺胳膊少腿的锅碗勺盆们也热情地迎接了大南瓜，我们合作制造出一锅香得过头的南瓜稀饭。心里知道终究是偷盗，所以我们一直压低着声音讲话，不时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捂着嘴偷笑。因为对友暗破烂背景下的南瓜味道太过深刻，每次回想那年中秋，嘴上心上总是清冽冽的甜。

八九岁吧，不偷瓜了，开始学着听风赏月。大人们在河边洗澡纳凉，闲聊家长里短，柴米油盐，我和伙伴们仰面睡在铺满月光的河滩上，把头仰了又仰，一遍遍数满天星斗，看哪颗是牛郎，哪颗是织女，七夕里聚集成桥的喜鹊从哪里来，飞哪里去。河石有圆有扁，将白天采纳得的阳光递至心怀，硌得手脚暖暖——夜色与月光，却如水一般，在身边凉幽幽地淌。

约莫十六七岁，遂上古诗词，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”“十二度圆皆好看，其中圆极是中秋。”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一阙一阙，一句一句，都是那时遇见的。古代人的中秋，古代人的月亮，从古到今亘古不变的一些东西，在岁月里不断堆叠的一些东西，都是那时才慢慢了解，慢慢触摸，慢慢刻骨铭心。

八九岁里，喜欢并向往着花前月下下的美丽，期待并想象着花好月圆的浪漫。遇见喜欢的人会脸红心跳，喜欢的人去喜欢了别人会长吁短叹。在林夕作词、王菲演唱的《当时的月亮》的旋律里，半虚半实写下一篇《圆缺圆缺的憾》，文末为赋新辞强说愁，写下这么一段——

庸庸碌碌风尘转
断断续续半份缘
零零散散的爱恋
熙熙攘攘的贪念
追追赶赶飘更远
圆圆缺缺月的憾

二十六七了，结了婚，生了子，在日子里过着，渐渐地对中秋心生惧怕。一开始，你可怜巴巴地提醒着你，向你耍团圆，向你耍美丽，当看着你实在给不了，便开始横眉竖眼：你说你个女人家，是和婆家人过中秋呢还是回娘家过？是和丈夫孩子过呢还是和亲朋好友过？你在俗世中活，能不借着中秋的名义周全一下世态人情？你不知道藏在精美包装下月饼的味道，人家也不知道你埋在心底的味道。

很快就三十一二，从县城到市区，背井离乡，常生寄人篱下之感，离父母远了，中秋团圆夜更觉凉冷。城市的街灯火晃眼，城市的工作节奏慌张，即使在中秋夜也难得闲去找找月亮在不在天上，是否无恙。“叹十常八九，欲磨还缺。若得长圆如此夜，人情未必看承别。把从前、离恨总成欢，归时说。”辛弃疾的词，以前不能领会其忧愤、哀婉，到一定年岁了才体悟，中秋里显现的满月，是特意来看离人，也是故意给离人看的。

三十四五也仿佛只是瞬间的事。每近中秋，总会对着向晚时分伴着落叶的萧萧风雨怀着几分畏惧。毕竟，过了秋，便又是寂寥荒凉的冬。而春晚，虽遥遥可思，却是不可及及的。冷月在极度圆满后，将无可避免地被夜风摧残得憔悴缺损，尔后才可能拥有一份淡定的风骨。这样想来，月在四季中辗转轮回，在中秋里的获得，实是痛苦、煎熬前一种最璀璨的浪漫幸福。

恍惚间，已中年。或真是应了“四十不惑”，每每看到月饼，“条件反射的不再是团圆、美满、甜蜜，是高糖、高油、高脂；每每看到月亮，心里再没有嫦娥，再没有玉兔，满脑子是尘埃、沟壑、凹凸不平的撞击坑，可怜着这位人类在宇宙中最近的邻居、守护者，是一个多么古老、荒凉而有满伤疤的存在。萦绕在心底的，是此生可能再无法见到的人和地方，而后生发的辽阔的没着没落的思念。看久了，无端撮起杞人忧天的心：宇宙是否真如刘慈欣先生《三体》所说，是一座残酷的黑暗森林，惟死神永生？

昨夜里十一点过到学校后门接下晚自习的儿子，他仍是和同学最晚走出，一路有说有笑。上车后提醒我中秋的事，说可惜作业太多，没时间画幅漫画纪念一下。儿子高三了，学业紧张，国庆节假没过完，学校就安排返校上课，我正奇怪他怎么会注意到这种小事，他不无兴奋地与我分享：妈妈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地理老师那节课放我们假，喊我们莫刷题了，去教室外面看月亮……

看着儿子青春的脸，想起自己偷瓜时的中秋。哑然失笑。感动莫名。老师的理解与纵容，神似小时候宽溺我们偷瓜的大人。

仰头再看当时月亮，遂成光明体，照着也罩着我们，满心满眼的光明。

母亲的手工月饼

罗依衣

案头摆着的，是母亲从湖南寄来的月饼。油浸浸的牛皮纸包着，解开麻绳，一股熟悉的、混着甜香与油润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我掂起一个，月饼的边缘照例是有些微裂的，上面用模子压着模糊的“如意”字样，像一幅年代久远的木刻版面。这月饼，与楼下超市里那些金箔纸裹着、馅料名目新奇的月饼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我的指尖触到那酥软的饼皮，竟有些不敢用力，生怕惊扰了这份沉静的圆满。这月饼是有些“拙”的，它不像机器产物那般每个都如同复刻，其大小、色泽总有细微的参差。这一只或许馅儿挤得多了些，这儿便撑开一道小小的“笑纹”；那一只火候或许略重，底面便带着些许深色的斑驳。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充满了生气，仿佛能看到母亲在厨房的灯下，那双略见粗糙的手，如何耐心地将馅料团拢，又如何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纳入饼皮的包裹之中。

记忆里的中秋节，总是从母亲准备做月饼的那几天开始的。家里的厨房会变成一个充满仪式感的作坊。白面粉、金黄的糖浆、暗红色的豆沙，还有炒得喷香的黑芝麻与花生碎，一一在案上列队。那副用了多年的木模，被洗刷得木质发亮，里面的花纹是缠枝的莲花，母亲总要在凹槽里细细地撒上一层干粉，磕出来的月饼才眉眼清晰。我最爱看的是她包馅的那一刻，那一小团柔韧的面皮在她掌心摊开，像一片柔軟的云，托住那一团团深色的、甜蜜的馅料，然后她的手指如蝴蝶穿花般灵巧地收拢、捏合，不留一丝缝隙。那动作里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从容与笃定。

那时我只觉得好玩，如今在美院久了，看惯了形式各异的艺术作品，再回想母亲那专注的神情，才恍然觉出，那哪里只是在做吃食，那分明是一场沉默的创造。她手中诞生的，不只是月饼，更是一件倾注了心血的、可食用的“艺术品”。这艺术，不追求观念的先锋，不迎合潮流的变幻，它只忠于最朴素的初衷——将最好的、最圆满的心意，借由这传统的形制，传递给家人。它的美，在于那份手工的温度与情感的重量，是任何冰冷的流水线都无法复制的。

我将月饼送到唇边，轻轻咬下一口。酥皮簌簌地落，内馅的香甜瞬间充盈了口腔。是那种厚实的、质朴的甜，不尖锐，不腻人，带着五谷和油脂最本真的香气。这味道，像一把钥匙，倏然开启了思乡的闸门。我仿佛看见老家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，看见父亲将小桌搬到院子里，桌上摆着月饼、菱角和莲藕。月光如水银般泻下，清冽得能看见远处山峦柔和的轮廓。而我们，就围坐在那一片清辉里，说着闲话，分食着母亲做的月饼。那时的月亮，好像格外的圆，也格外的近。

如今，我栖居在这座城市的高楼上，窗外的月亮固然明澈，却总觉得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，显得有些清冷。超市里买来的月饼，包装华美，口味繁多，尝一口，甜则甜矣，却总觉得那甜是浮在表面的，到不了心里。只有母亲这略显笨拙的手工月饼，才能让我尝到那份沉淀在岁月深处的、扎实的甜，才能让我与千里之外的那个家，那盏灯，那一片月光，重新建立起温暖的连接。

我细细地吃完一整个月饼，连指尖的碎屑也小心地舔净。画板上，是我还未完成的一幅习作，涂抹着关于现代与传统的种种思考。此刻，我却觉得，母亲寄来的这包月饼，或许比任何宏大的理论，都更深刻地向我揭示了何为艺术的本质。艺术，或许究其根本，不在于技巧的繁复与形式的奇崛，而在于是否有一颗真诚的、热爱生活的、将情感与温度，一丝不苟地揉进每一个平凡的创造里。

今夜，月光会照在湖南的老家，也会照在贵阳我的窗台。我案头这枚母亲的手工月饼，便是映在我心中的，最圆最亮的那一枚月亮了。